

Shuxiana

书香童年

彭学军
著

每个男孩
和女孩的心里
都驻守着一个精灵
在敛目或扬眉的一瞬间
那些心灵的低语
只有精灵才听得见
偶尔，它会飞出来
飞到这样
或那样的一些文字里
.....

丁香木马



彭学军
著

明天出版社

这本书是作者多年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多年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经验总结。

丁香香木马

Shuxiang
Tongnian
书香童年



2011年11月

2011

ISBN 7-5332-5332-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丁香木马 / 彭学军著. — 济南: 明天出版社,
2011.6

(书香童年)

ISBN 978-7-5332-6605-9

I. ①丁… II. ①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6397号

书香童年

丁香木马

彭学军 著

组稿策划 徐迪南

责任编辑 徐迪南 孟丽丽 丁洪玉

整体设计 裳书坊·牛钧工作室

插画 小皇工作室

出版人: 胡鹏

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

社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press.com.cn>

<http://www.tomorrowpub.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肥城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70×240毫米 16开 13.75印张 2插页 124千字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2-6605-9

定价: 2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531) 82098710

故乡是童年的乐园，童年是故乡的上空久久不散的歌谣。在湘西那片神秘而又美丽的土地上出生、长大的记忆，被时光凝结成珠，散落在这些文字里。

9 油纸伞

17 载歌载舞

26 玉镯儿

所有的女孩都不肯轻易长大，可女孩长大的姿态是那么挣扎又那么美，女孩的心瓣上最细微的震颤犹如花开的声音，晶莹透亮，秘而不宣。

59 春桐秋景

69 告别小妖

76 我叫单单单

84 蓝色滑板上的小妖精

109 十一岁的雨季

存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吗？如果相信，它就会在那里，它和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共同讲述了一些故事，有点惊悚，有点怪诞，但绝对美好。

129 等成一棵树

144 哥哥在电梯里

159 今天要写的作业

183 丁香木马

211 我们为什么阅读和写作



故乡是童年的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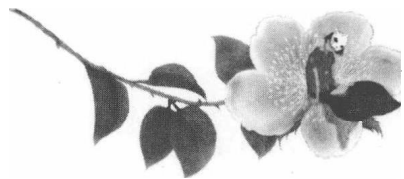
童年是故乡的上空久久不散的歌谣。

在湘西那片神秘而又美丽的土地上

出生、长大的记忆，

被时光凝结成珠，

散落在这些文字里。



油纸伞

—

这些年来，每每我开启童年的窗户回望昨日的风景时，都能看见一把把红艳艳的油纸伞如蒲公英带着绒毛的种子在我童年的天空下粲然飘舞。因此天晴也罢，落雨也罢，如果我走在小镇那平滑光亮的青石板路上，必是要擎一把油纸伞的——不撑油纸伞的女人不是小镇的女人，同样，不撑油纸伞的女孩也不是小镇的女孩。

那时，人们也不是不用花花绿绿、各式各样的折叠伞，但一向喜新羡奇的女人、女孩却对这拙朴而艳丽的油纸伞表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执著。就连嫁到小镇上的新娘子——无论迎亲的方式怎样，是用轿子抬还是用轿车接——一踏上进镇的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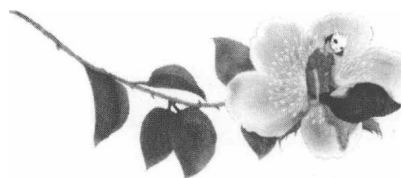
石板路，也得下轿、下车，擎一把红艳艳的油纸伞，一脸幸福，一脸娇羞，红衣、红裤、红鞋、红伞，鬓角插一朵红绢花，在一镇人的簇拥下，红彤彤地走进洞房，走向未来的生活。

在我知道了奶奶的故事后，我就想，这习俗是不是从奶奶开始的？

十岁以前，我和奶奶生活在一起。那时，父母在更偏远的山沟里的一个什么工厂工作，一年或几年才来看我一次。我觉得他们有点像南方冬天的雪，好久好久才来一次，又是薄薄的一层，没等享尽它的美妙它就化了——自然，那时的我无法理解“雪”的无奈。

奶奶固执地认为油纸伞是从他们那辈人兴起的。奶奶说，那时再穷的人家也要给女孩买一把油纸伞，赶集、走亲戚或看赛龙舟时都撑着，说是遮阳还不如说是摆俏。灿然的阳光透过红艳艳的伞面，在女孩脸上抹了一层淡淡的胭脂。奶奶就是十七岁那年去镇上赶集，撑着一把油纸伞，悠摆着一根乌黑的大辫子，俏眉俏眼地从伞铺前走过时，让里面一个书生模样的学徒看上的。一出师，那“书生”就火急火燎地托人去奶奶家提亲。

奶奶家有几亩薄地，过着还算小康的日子，她父母自然看不上一个做伞的。那“书生”碰了壁也不泄气，关了门，像发了疯似的日夜做伞。



一日，春雨潇潇，奶奶一家听见大门外远远近近一片爆竹声，便跑出来看热闹。只见一溜红光熠熠的油纸伞蜿蜒而至，如一条流光溢彩的红绸带在山间抖动。奶奶一家真真看傻了眼，还没回过神来，那“书生”就擎着一把精致小巧的油纸伞来到了奶奶面前……

后来的事，奶奶自己也说不清了，不过她说，她一辈子都记得爷爷当时说的一句话。爷爷说，从这里到镇上二十多里路，他的伞把把相连，他不会让奶奶淋着一星半点的雨，一辈子都这样，为她、为子孙后代遮风蔽雨。奶奶一听当即就晕晕乎乎起来，以至于当爷爷说如果愿意嫁给他就接过他手上的那把伞时，她竟不顾父母大人的捶胸顿足，毫不犹豫地伸出了那只戴有银手镯的白嫩的手……

我第一次看见奶奶的油纸伞是五岁那年。那年清明，奶奶带我去给爷爷上坟。以前她都是独自去，奶奶迷信，她说五岁以前的小孩能看见鬼，她怕爷爷出来时吓着我。

奶奶每年去给爷爷上坟时都要带三件东西：四个蒿菜粑，一瓶老酒和一把油纸伞。这自然说明爷爷既和我一样喜欢吃奶奶做的蒿菜粑，也和隔壁放排的阿强一样喜欢喝酒。那么，油纸伞呢？

那无疑是天底下最美丽、最最珍贵的油纸伞了。伞柄和伞骨都是用竹子做的，极光亮又极纤巧；伞面猩红如霞，透亮如蝉翼；伞边围了一圈灵灵巧巧的金银花，撑开时，一股清香

的桐油味袅袅溢开去……

第一次给爷爷上坟，当奶奶跪在坟前撑开这把油纸伞时，我怀疑是天上的一朵红云落了下来。其实那真真是一朵红云，它落在了奶奶的青春里，凝结成奶奶鬓角上一朵长开不败的玫瑰花，将奶奶的青春装扮得格外动人。后来，它又落在了我的生命里，陡然间舒展得无限宽广，如神话传说中的飞毯，驮着我逃出了死亡的阴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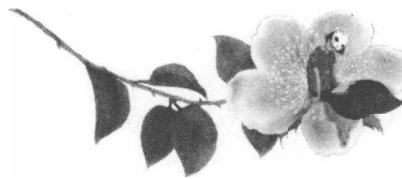
爷爷的油纸伞是被赋予了灵性的，它以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的力量帮助爷爷实现了他的诺言。

那是抗战的最后一年。一个闷热欲雨的下午，奶奶从学堂接刚刚上小学的爸爸回来时，一个鬼子骑兵从天而降般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鬼子骑兵眯着眼邪佞地盯了奶奶几秒钟后，猛地攥住奶奶的手臂往马上拉，爸爸哭喊着扯着奶奶的衣服不放，鬼子骑兵拔出剑朝爸爸刺去。手无寸铁、惊恐万状的奶奶竟撑开油纸伞去挡——那只是处于绝望之中的一个下意识的行为，奶奶并未突发奇想，奢望这薄如蝉翼的伞面陡然坚如盾牌。

可没想到，猛然出现的一团火一般的红让那匹马受了惊，它仰天长嘶一声，然后撒开四蹄朝前面狂奔而去。鬼子骑兵从马上坠了下来，活活地被拖死了。

爷爷知道这是躲不过的灾难，就让奶奶带着爸爸先到乡下的亲戚家去躲躲，他处理好伞铺里的一些事情，随后就去。为



了保护他们母子，爷爷是有意留下来的，他知道鬼子的秉性，不索回一条性命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三天后，奶奶听说鬼子兵撤走了。她带着爸爸回到小镇时，伞铺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奶奶从一堆焦木下翻出这把油纸伞，撑开一看，竟精美如初。奶奶就想起了爷爷当年擎着这把伞，站在她面前说的那句令她一生一世都心醉神迷的话，顿时泪如泉涌……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每每撑开这把油纸伞，都有一种炫目的感觉，它依旧精美如初、艳丽如初，甚至亮泽、馨香如初，岁月的风尘没有在它身上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望着它，我常常耽于这样一个疑问：爷爷，你的油纸伞是用什么做的？

二

临窗是一条河，河水不深不宽也不急，却虚张声势地被唤做沱江。小镇也就叫沱江镇。沱江从小镇的中心穿过，两边是像积木似的吊脚楼，两溜吊脚楼的头和尾各有一座石桥。桥很古老，桥头的石狮已被历朝历代的雨雪风霜侵蚀得失却了往日的峥嵘。

吊脚楼一半在岸上，一半在水中。在水中的部分用粗粗的柱子撑着。岸上的一半做堂屋、灶屋；水上的一半做卧房，临

河的一面开了窗。下雨的日子不能出去玩，我就坐在窗前看景。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河对岸的景和在河对岸看这边看到的一样：一溜让雨裊糊得灰蒙蒙的吊脚楼，像一幅挂旧了的画。河里也很单调，雨天排少，船也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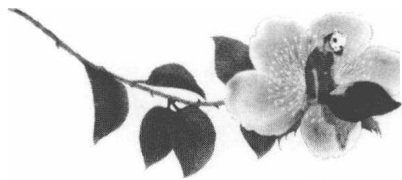
这样枯坐了几日，见雨还是如老尼姑手里的佛珠一样无头无尾地下个没完，就问奶奶是不是落端午雨。奶奶说：“笨，都四月底了，不是落端午雨，难道是落下秧雨？”于是，让水汽浸得潮乎乎的心猛地活络起来。

端午节快到了。

年年眼鼓鼓地巴望的，除了大年就是端午了。自然脖子上会挂一枚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编成的鲜亮精巧的粽子，还能吃到花生、蛋黄、豌豆、腊肉等各种馅的粽子，但这些同看赛龙舟，特别是跳伞舞比起来，简直算不得什么。

跳伞舞是祭河神的一种仪式。端午那天，在桥两边各排一行桌子，上面放着各家送来的粽子、灯盏窝、串豆腐……再选十个灵气俊秀的女孩，穿着红衣、绿裤，撑着油纸伞，踩着鼓点，伴着唢呐，跳一种欢快、简洁的舞，边跳边将那些祭品往河里扔，祈求河神在享用了这些东西后行善施仁，不兴风作浪，保佑两岸生灵平平安安。这果然有效，镇上最老的人说，这条河至少有一百个年头没发大水了。

我七岁开始跳伞舞，是奶奶教的。奶奶自然没有专门学过，奶奶是看会的。奶奶说，看了几十年还看不会？我们的吊



脚楼离桥很近，根本用不着到桥上去挤，在窗口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奶奶就这样倚在窗框上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端午节。这年端午，奶奶送走了也许是她这一生中最为绚丽、最为动情的端午节，她没有想到，不会再有跳伞舞的鼓点来敲她的窗棂了。

这天，奶奶早早地就把我叫醒了。我胡乱地吃了几口粽子，就端坐在窗前，让奶奶给我梳妆打扮。

小河在五月明澈而鲜润的阳光下熠熠生辉，像是漂了一河的金絮银片。吊脚楼一头一尾的两座石桥上已挤满了人，多是些好热闹、好摆俏、撑着油纸伞的女人、女孩，把平日里沉寂、古旧的石桥装扮成了两道长虹。

奶奶给我梳了两个“茶花纽”，就是古时候的丫鬟梳的那种发型。然后，奶奶让我换上崭新的红绸衣、绿绸裤。本来我有一套旧的，但奶奶说短了，就又新做了一套。完了，奶奶像变戏法一样将一双做工十分精致的红缎鞋放在我的脚边。

天啊，这么漂亮的鞋！我欢呼起来。这只配穿在走在青石板路上的新娘子的脚上啊。我将它们揣在怀里，欣喜地望着奶奶。奶奶用充满慈爱的眼神鼓励我试试，我便小心翼翼地把脚伸进去，刚好！它们那么温柔、那么熨帖地包裹着我的脚。鞋面上一只俏丽的白蝴蝶萦绕在一簇野菊花前，欲飞欲栖。

这样打扮停当后，奶奶让我退后两步，然后久久地端详着我，眼睛湿润如一泓春水。但我并没有在这泓春水中沉醉多久，我急吼吼地要出去，去摆俏，去炫耀。我知道这一刻自己

一定美得跟仙女差不多。

奶奶拉住了我。她从橱子里拿出一把油纸伞，缓缓地撑开。我眼前陡地一亮，天哪，是爷爷的油纸伞！这把伞奶奶只有去给爷爷上坟时才撑着，她现在拿出来……是给我？不，怎么会呢？那是奶奶的宝贝，奶奶的依托，奶奶的命。

但是奶奶撑着它向我走来了，把它光亮的伞柄塞进我手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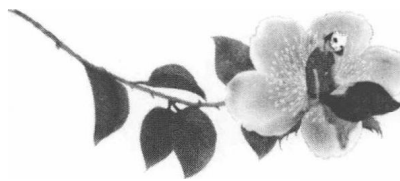
“好好跳，让爷爷看看。”奶奶说。

再也没有了摆俏和炫耀的欲望，我一颗躁动的心很快沉静下来了。

我明白了奶奶为何让我如此盛装打扮，仅仅是为了让这把尊贵无比的油纸伞有一种与之相称的美丽的背景。但是奶奶为何决定在这个端午节，让我撑这把伞跳伞舞给爷爷看就不得而知了。

爷爷的油纸伞，我固然知道它的精美、绚丽、别致，但这一次，我尽善尽美地领略到的是它那诡秘的灵性。真的！我擎着它舞蹈时，觉得它的每一寸、每一分都充满了灵性。它如风一般在空中旋转，幻成一幅美丽的裙裾，尔后又蜻蜓一样轻盈而准确地栖息在我的手里、肩上、头顶。而且它又是那样纤柔、和顺，简直如一根红绸带，可以任你挥舞。

我擎着它，腾跃，旋转，舒臂，举腿，在五月明丽的阳光下尽情地舞蹈着少女的灵巧、灿烂与妩媚。



这是我从未达到的境界。我的身体，我的精神，还有伞、太阳、石桥、石桥下的清流，都相与为一，合成一个完美的透明体。穿过这个透明体，我看见了爷爷，看见爷爷撑着这把油纸伞站在奶奶面前，看见这遮阳蔽雨的柔弱之物在强暴面前陡然坚如盾牌，看见了这一刻我之灵巧、我之灿烂、我之妩媚的最深沉的底蕴……然而，我看得最清晰的还是不远处的木质窗棂后的奶奶，我甚至能看见她脸上的皱纹和眼里欣慰的泪光……

原以为这就是油纸伞对我所作的全部的承诺，后来才知道，这只是一段优美晓畅、色彩斑斓的序曲。

三

如果“这条河至少有一百年没发大水”的说法准确的话，那么这场特大的洪水就是在第一百零一年的端午节的第二天午夜暴发的。

真是难以想象，只一夜工夫，水就齐了楼板。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洪水来得悄无声息，只是憋足了劲一寸一寸地往上涨，像一个卑劣、狠毒的阴谋家。人们睡得正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前一天才饱饱地享用了粽子、油炸糕的河神会突然翻脸，背信弃义。

天蒙蒙亮时，骤然间雷鸣电闪，风雨大作。人们惊醒

了，看见鞋子像船一样漂浮在床边，骇然坐起，周围已是一片汪洋。

奶奶将我推醒时，房子已摇摇欲坠，她只来得及把我抱进一只大木盆，将她那把油纸伞塞进我手里，然后把木盆猛地往窗外一推，房子便梦呓般地呻吟了一声，颓然倒下，然后被洪水一裹，消失得无影无踪。

“奶奶——”

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让风雨雷电隐匿得无声无息。

实际上是我无声无息地看着这一切。洪水不仅吞没了奶奶和房子，也吞没了我的一切意念，我的眼里、心里纯然是一片水的世界。直到一个大浪扑来，掀翻了我的木盆，清凉的水使我猛醒过来，我才记起刚才的一幕，才喊出刚才的惊骇与悲怆：“奶奶——”

我闭上眼睛，觉得自己死了，死在奶奶的怀抱里，奶奶的怀抱软软的，柔柔的，真舒服。我又像是睡在摇篮里，奶奶边摇边哼着一支古老的歌谣：

女崽崽

困觉觉

一梦梦到红花轿

红伞伞

亮盏盏